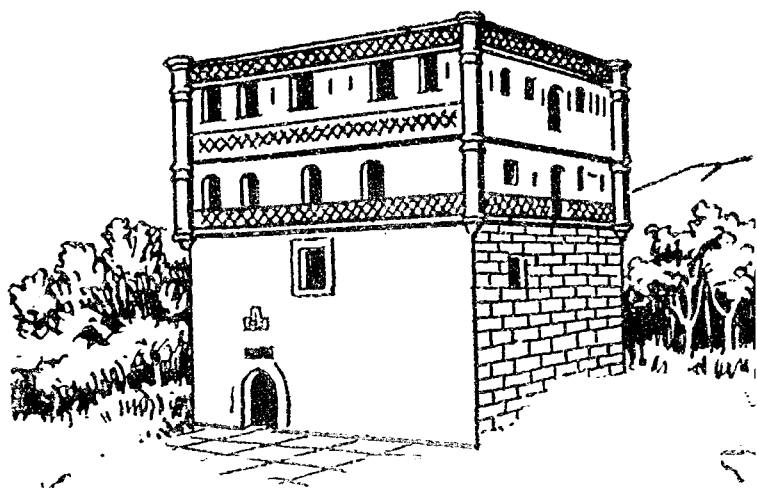


聖
依
納
爵

盧
伽



耶穌會四百周年紀念

聖依納爵

楊堤
方豪題





教皇批准耶穌會

教宗庇護十二世褒獎耶穌會詔書節錄

耶穌會自教宗保祿三世欽准成立，至本年為四百週年大慶，朕願參加，與你們同樂，理所當然。現在雖然烏煙瘴氣，籠罩着全球，但因得耶穌會在這四百年的長時間，為聖教會立了無數豐功偉績，所以這慶祝，可給聖教會帶來一種快慰。為此今天把這些駿業鴻圖，提綱挈領地加以追述，不但是朕和你們的安慰，也是請你們回想當這四個世紀中，無窮明智的天主，用你們先人，和你們本人所作的事業功勳，一壁要誠心感謝天主，一壁要格外奮勉，盡心竭力地愈顯主榮，多救人靈。

（全部譯文見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安慶教務月刊）

吳序

爲人家做序，在我，這是破題兒第一遭。

我不大愛這種工作，我以爲：一本真正有價值的書，絕對用不到什麼人的吹噓。爲了一本書的頭上，戴着一隻什麼權威者的「序冠」，而就高舉它的人，這個人不過是個盲目之流。

楊堤修士譯的聖依納爵，已陸續在我主編的聖心報上發表過；而且還是我——爲表示本報紀念耶穌會創立四百周的微忱——請他譯的。聖心報的讀者，據和所曉得的，已有過不少的好評。

原著者巴爾榮，(Victor Barjon s. j.) 是位耶穌會神父，也是我留法時的同學。他推陳出新的筆，早已「有口皆碑。」

上邊兩個理由，是我寫這篇序的主要動機。此外，我也想藉以敬謝譯者對於本報所盡的義務，而祝他在公教文壇上，繼續努力不懈！

二九，九，二七，耶穌會四百周年慶日南沙吳應楓。

⊖ 五十四卷，六一九期。

原序

沒有討厭的聖人。

然而不乏枯燥無味的，向壁虛造的，使人敗興的聖人傳記。

那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如其將這些偉大人物，改頭換面，弄得不像樣地寫出來，反不如讓他們去無聲無臭吧……

我們如果認識聖人們的本來面目，他們就成了我們的朋友；他們都是美的，偉大的。要贊賞他們，只須把他們生描活寫出來。

這裏，我的宗旨不在作本傳記，而在講個故事。簡潔而忠實的故事。

掛一漏萬，那是不免的；許多史料，不是這裏所能網羅的；那末，我也不去

削足適履了！

實。然而忠實的。沒有裨史在內，沒有傳奇在內；從頭到尾，都是有根據的事實。

勞耀辣依納爵○以一四九一年，生於西班牙比里牛斯山麓亞茲伯弟亞村。早年即為軍人，三十歲上保衛納瓦爾省會邦伯路城的時候，右腿受傷。

在私邸療養的時候，因披閱耶穌傳和聖人傳記，歸向了天主。他獻身為他的新領袖服務。從此以後，他死於世俗，追求耶穌；經十三年之久，從事祈禱，作戰，求學。一五三四年，在巴黎糾合了幾位學友，矢志到底，為耶穌奔走。

他是一個新興修會的創立人；一五三九年，他從羅馬遣發自己的弟兄去征服世界。他自己於一五五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羅馬逝世，享壽六十五歲；他的

精力和心血完全消耗於光榮天主的工作上。

這就是我所要介紹給你們的一位英雄。我要給你們描寫他的生活。

因爲他的生活是美麗的。

因爲他的生活是可羨慕的。

他是看了聖經賢傳而回頭的呀！

○

依納爵原名依尼哥奧涅亞斯 (Ignacio de Oñaz)，後改爲依納爵，又因世襲勞羅辣采邑，

故稱爲依納爵勞羅辣 (Ignacio de Loyola，或稱爲勞羅辣依納爵；有人把勞羅辣當他的

姓)，就如稱徐文定公爲徐上海，李鴻章爲李合肥，以及謝朓爲謝宣城，蘇軾爲蘇東坡一

樣。按：Oñaz 原是他母親底桑梓，Loyola 是他父親底珂里，Lopez 才是姓，Ignacio

是名字，(Ignacio 是巴斯克文，等於西班牙文 Ignacio) 所以他在行伍所用的全名是

Ignacio Lopez de Loyola.

目錄

封面（勞耀辣故宅）

吳序

原序

歷史的回顧

一 山間風雲

支持到底嗎

殘廢塔里

山林洞府

14 7 3 1 IX III I

二 留學巴黎

追隨新王

古怪的留學生

地下小堂中

三 世界的中心——羅馬

偉大的進取者

一張地圖之周圍

運籌帷幄

59 55 49 47 41 31 27 25

四 最後階段

心臟跳動着

65 63

誕登道岸

69

開路先鋒

72

附錄

一 軍人依納爵

81

二 關於聖依納爵

87

消息

92

插圖

一 教宗批准耶穌會 序前

二 軍人依納爵 附錄前

地圖四頁 2 26 48 64

備考

一 譯名西文索引 93

二 依納爵勞耀辣譯名 102

三 耶穌會及耶穌會士譯名 103

聖依納爵祝文 104

歷史的回顧

對於當時的空間和時間，我們可作一個鳥瞰。

十五世紀過去了，十五世紀多破壞與報復的事蹟。

法蘭西曾一度受着英國人的統治。但是聖女貞德（一譯若翰納達爾克）起來把法國還給了法國人。

謨罕默德第二佔了君士坦丁堡。然而庇護第二和西斯多第四發起了一次英勇的十字軍，向土爾其人作戰。

摩爾人仍舊騷擾西班牙南部。然而熱心公教的依撒伯爾女王漸漸地將他們趕到了格拉那達。

好久以前，教皇就從亞威農回到了羅馬；這為教會有極大的利益。因為那種不得已的遷徙，和鞭長莫及的管理——六十八年之久——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教化和風俗都受了影響。這是反動的大時代，整個教會需要一種改革。聖味增爵斐利愛，聖伯爾納定瑟納，聖女高來德都這樣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言以蔽之：這時代，是悲喜交集的時代。

十六世紀來了，十六世紀是極有希望的世紀。

探險家與十字軍放大了民衆的眼界。民衆的視線調了方向。

一個熱那亞人——科倫布航海到了新大陸。

一個葡萄牙人——伽馬繞道好望角，發見了印度。

這些新天地為捷足者所得。也隨着傳入了福音。

在歐洲，却忽然之間，天昏地暗。

在德國有了什麼？有人在那裏爭論。人們大吃一驚。薩克森人路得蠢蠢欲動。是久待與渴望的改革開始進行了嗎？

不是。因為羅瑪先該發言；羅瑪要人服從。

路得是叛徒。他不服從，他燒了教皇的詔書。他應邀出席窩爾牧斯會議，爲自己辯白。

事情決裂了。他避到黨徒特多之地——條麟吉亞，在那兒他大著其書，宣傳邪說，盡力煽惑。他主張思想自由。任意講解聖經。他要做新教的宗徒，若是瑞士和英國需要他的話，他也必當仁不讓。誰敢說：他將來不會做法國——教皇別墅——甚至全世界的新教宗徒呢！……

聖教的前途非常暗淡。出路如何？

一五二一年，路得在窩爾牧斯大會中反抗加祿第五。①

同時，在納瓦爾一位青年軍官對抗着亞爾伯來王室②。一切在天主掌握之

中。

即查理第五 (Charles V. 1500-1558) 德意志帝兼西班牙王。1516年，西班牙王斐迪南及，以外孫入嗣，稱查理第一。經三年，德帝馬克西米連又歿，以嫡孫故，復兼德意志帝位，由是稱查理第五，屢出兵義大利，與法國爭衡，又思調和新舊教之爭，與新教派戰凡數次，卒不能如願。(錄辭海)

那時加祿第五剛被選為歐羅巴全洲的總王，為行加冕的禮，往日耳曼國去了。加斯狄省的人民，乘着國中無主；一唱白和的，反亂起來了。他們的標語，雖是說為爭國民自由，其實是被幾個不得志的貴族所利用。加斯狄省的總督，名夫來代理的，一聽得說了，就向

納瓦爾省的總督告急求救，納瓦爾省的總督，一面給他發兵，一面給他運器械；不久把加
斯狄省各險要的城堡全鎮守住了。亂民志不得逞，慢慢的都逃散了。然一波未平，一波復
起！法蘭西國王方濟各第一，因以前圖謀總王的尊位，未得到手，遂與若總王加祿第五爲
仇，乘着西班牙國內亂，又見納瓦爾省空虛，就發兵攻打納瓦爾省。法國大將名安德肋姓
否可斯。（錄聖依納爵傳第二章，獻縣版）。

一 山間風雲



支持到底嗎？

一道可怕的火光射過城牆。接着的是一片吶喊聲與嘆息聲。城牆受着猛烈的攻擊。

芒利克[⊖]低頭側耳的說：「你聽見了嗎？炮聲！」

他的副官沒有回答什麼。眼光射在城池上，手中緊緊握着短劍。一片塵雲掩護了攻擊者。

芒利克高喊着說：「該死的加斯公人，[⊙]他們要傾覆城砦！」

「城砦是堅固的，大帥！他們的炮彈摧毀不了納瓦爾的砦石。」

「天主聽着你的話，副官！」
又是一陣新攻擊，炮聲震耳欲聾，城牆也被穿毀了。他們兩個踉蹌得好像兩個醉漢。

下面殺聲震天。一拳來，一脚去；守者對攻者加以痛擊。

芒利克問：「我們支持下去嗎？」

「大帥！支持到底，即使加斯公人傾全國之師！……」

「有人賣國！敵人攻城畧地，勢如破竹！從那業辣到邦伯路，盡被攻下。」

「他們還沒有進到這裏！」

「不到晚上，他們就要進來了。無人抵抗加斯公人！」

「不對，大帥！有天主和巴斯克人！」^③

「有理，副官；我們準備作有價值的犧牲！我痛悔我的前愆。但是城中司鐸和人民一同作了俘虜。你願意聽我的懺悔嗎？」

效排以亞（Bayard 一譯巴雅，十五世紀法國勇士）將軍之所為，他們兩面對着劍懺悔了，然後站起。副官回到要塞。

「敵在攻擊！有人打翻了他們的三把梯子！他們再接再厲。他們往上爬！勇敢的人，推翻他們，這是爲了比斯愛省的榮譽！」

又是一陣緊密炮聲，城牆倒了一垛。

芒利克喊叫說：「注意！派十二名弟兄上礮堡！啊！你受了傷，我的朋友！」

副官忽地倒了，臥在牆邊。由膝甲之下，有血流出。

他說：「一顆炮彈……」他說時臉色蒼白，嘴脣痙攣。

四面楚歌。一個比斯憂人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來。

「城門被攻破，大帥！加斯公人由側面攻入……」

「不要退却！我去！弟兄們，努力……撲滅加斯公人！」

但是力盡筋疲的巴斯克人被趕回來了。失望的一羣，擁擠地往後退却；逃之夭夭！敵人很快的攀梯而登，進佔了巴斯克人的大本營。

帶彩的副官被人遺棄了，他心傷至極。手中握着短劍，在等候着。加斯公人圍上來了，他舉起劍要動武。一個青年軍官喊着說：

「投降！」

「決不！」

「你姓甚？名誰？」

「姓勞耀辣，名依納爵，保衛比斯憂省的一個副官！」

勝軍的統帥，瞧着蜂擁上來的人馬，清晰地說：

「天主萬歲！讓他去吧。法蘭西的加斯公人萬歲！」

當日晚上，有人看見，在那淪陷的城中，四個兵士担架着一個昏迷的副官；

殘廢塔里

勞耀辣依納爵輪在私邸病牀上，發燒，作夢。有時握緊拳頭。拾來已經有數小時了。黑夜已駕臨了。

外面，比里牛斯山峰浴在月光中。納瓦爾省的耀勞辣府第是在大山的一個支

脈上。院中充滿了陰影，山脈猶如大樹根，向四面伸長。在左邊，谿壑尤深；隆斯華 Ronceraux 近在咫尺。

隆斯華多慷慨悲歌之士，羅蘭 Roland 曾在這兒吹過號！西班牙的荒地，多少英雄爭奪之地！戰蹟斑斑之地。誰知道？也許自己的人，有一天會知道？

到如今，一切順利。依納爵回憶童年的他，怎樣在這住宅中，在這房間裏，在這陽台上，奔着跳着；他的母親怎樣輕輕地低吟着。以後在馬德里充當宮廷侍衛，伶俐活潑，甚得人愛。一天晚上，國王將他介紹給自己的舅父，那業辣省公爵，依納爵喜不自勝。他漸漸地長大；練習武藝。二十六歲上，戴盔披甲，不久，就為鷄羣裏的立鶴，貴族婦女們，每向他表示羨慕。納瓦爾，加斯狄和亞未拉等地，都有口皆碑。一五二一年，戰事發生。納瓦爾省起來抵抗亞爾伯來王

室。依納爵爲了揚名和保衛祖國，身先士卒，不屈不撓地作戰。他在邦伯路，受了傷，把他打倒了，困住了……何時才好呢？

依納爵低聲嘆息，雙手摸摸受傷的腿。在法國兵營中所受的手術是很痛苦的。膝上的骨頭斷了。需要長期的治療，才能復原……不巧的話，就不會好嗎？以後變成殘廢人嗎？啊，不如死一千回！

天亮了，依納爵找醫生。他看見醫生到了跟前，便說道：

「對我說老實話。我現在不是成了殘廢人嗎？」

「恐怕是如此。」

「長此以往嗎？」

「除非再解剖你的右腿。關節不妥。」

「謝謝；你是坦白的，開刀吧！」

……照他的話，人家爲他動了數小時的手術。原來膝上之骨，業已突出。依納爵汗如雨下，忍宰割之痛。他低聲說：「鋸掉它！」於是他閉着眼睛，咬緊牙關以待。

天色晚了，他痛苦纏身，輾轉床褥。發燒有增無已。有如坐針氈，片刻不安。有一個影子立起來了。一個討厭的人，那人的手杖往上觸到天花板。他看見自己一步一步一蹣，向一班縹緞的女性走去；她們呢，却帶着憐悞的微笑！

屋頂之上，一個貓頭鷹在殘廢的塔中哀鳴着。這座住宅，簡直成了一座坟墓。

幾天的光陰過去了。瘧疾退了，然而無聊至極。夜長如年！依納爵索書消

遺。傳奇之類的書並不多，因為太夫人瑪利亞賽士 *Doña Maria Saenz* 有空就禮贊聖母。尋不着傳奇，却尋着了耶穌傳和聖人傳記。這幾本充滿了灰塵的書，其間也充滿了補贖。爲了解悶，依納爵隨手所至，披閱幾段或幾頁。他的念法，猶如老鷹喝水。舉首而思，低頭而飲。這幾本舊書裏面能談些什麼？但是他不斷地念去，以爲值得一念。燭熄燈暗，而書本仍舊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涕泣者乃真福！誰願意成全，就該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我的國不在地上。我來既是給世界放火，除了願意將火點着，還願意什麼呢？我渴。我當領回亡羊，成爲一牧一棧……」

啊，聖寵的神秘！痛苦不能使他流淚的眼眶，現在却流下淚來！依納爵合掌當胸，猶如他的母親抱他坐在膝上的時候一樣。「爾國臨格！……」這種祈禱，亘

古常新。這種呢喃的微聲包括了一切。依納爾通宵達旦地祈禱，天亮時，他的嘴裏還是喃喃有辭。

他的心靈上起了何等的變化！以前的憧憬，現在覺得毫無價值可言！馬得里的噴水泉，不過是幻景而已；一夜的光明啊！空洞的夢想竟哄騙過他的心目！

真正的國家不在此世。常生的得來，只在活水的源頭裏：誰喝了這水，永遠不渴！

啊，找着了自已領袖的快活！只有他（耶穌）是可以崇拜的！擁護他才是偉大的！

定下主意；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因為他覺得在心靈中有一種愛情的根苗。假如五穀的種子不落在土裏，是不

會結子的。然而死者得着生命。依納爵在勞耀辣的坟墓中嘗到了這一切。

夜色過去了。一天的晨光又來了。不顧自己的腿，養傷的人竟雙膝跪着。兩次被征服的他，流下熱淚；然而那邊是痛苦，這邊是快樂。

他迫不及待的要表示完全的歸依。他沒有另換一套武器，但是他追隨着另一個領袖。

對着耶穌像，藉着聖母瑪利亞，他把整個的生命和全副精力獻給天主，表示對世俗和娑殫（或譯撒但，即魔鬼）作戰到底。

就在這時，一陣暴响，撼動了宅邸。地獄憤恨得咆哮起來了。宅邸牆上裂了一條大縫。

十五天過去了，依納爵以新愈之身，就離開了勞耀辣。他的哥哥瑪爾定加爾

西亞不要他走，他撇下自己的親友，一個人不辭而別，靜悄悄地入山了。他騎上一匹蹩腳的驢子，在鈴兒噹噹聲裏，緩緩的行去。他還佩着盔甲與刀劍，然而他的靈魂滲透在祈禱中。這放聲高歌，好似吉訶德先生^① Don Quichotte 的，到底是什麼人？牧童們，你們不要笑。你們不要在後面拍手大笑。這是一個大佐，他要去召集自己的部隊。

山林洞府

當夕陽西下之時，加達洛搦省 Catalogne 是美麗的。

擁有千谿萬壑的塞辣山 Mont Serrat，在明亮的天空中，豎着自己的黑影。

只有高峰上還有些餘光。餘光一恍即逝。黑暗籠罩着大地。

在山的頂點，小聖堂中還有一線的光明。這就是塞辣山上的聖母堂；西班牙的著名聖地。

依納爵到了山上；接近了聖母，（時在一五二二年三月廿四，聖母領報瞻禮前夕。）驢蹄踏着山坡，得得作響。這個巴斯克人和他的代步，幾天裏頭，作了一次艱苦的旅行。從勞耀辣到這裏，路程很遠。他該先下後上，先下羅咾諾 *Lo-rono* 沿着愛勃爾 *Ebre* 河的右岸，穿過納瓦爾和亞拉貢，而達薩拉哥撒 *Saragosa* 境內，然後上到勒利大 *Lerida* 而達該山。在東面，山脈蜿蜒而下，直達巴塞羅納與地中海。

依納爵輕輕地推開堂門，就進去了。沒有著戎裝。他穿的是在路上和一個乞丐換來的一套破舊的便衣。他只佩着一把劍，留作今晚許願之用。

他獨自在祭台前，——那兒有盞半明不滅的燈——祈禱耶穌和聖母，佩着武器，守衛了一夜，竟宵祈禱。謙謙遜遜地祈禱。爲自己大罪人，並爲在俗的弟兄。又爲那個摩爾人，那個他剛剛追趕，而沒有追到的回子。當時那人在前面連奔帶跑；混賬東西，竟敢凌辱聖母！

然後略事休息，在這裏住了兩天，預備辦一個總告解。他作忠實的省察，眼淚汪汪的去叩聖堂附近的修院之門。在那裏有一位天主忠僕。這是一位在西班牙住了多年的法籍修士若望沙惱乃（Jean Chanones。）這位修士藹然可親的招待了他。修士聽了他的告解，赦了他的罪，鼓勵了他一番。他怎樣計劃了將來的工作？假如主願意的話，依納爵想進 Chartreux 修院。

他又休息了一夜，天又亮了。

領了聖體後，願意在動身之前，留下一個保證，便把所佩的短劍卸下，放在聖母像前。

他這次徒步下山，手裏却拄着一根柺杖。

他到那裏去？

有一個小城吸引他；忙肋撒位於崇山峻嶺之邊，與大拉貢的大路遙遙相對。忙肋撒多羊腸鳥道，雲霧迷濛。

到時已是午刻，覺得疲倦，因為他的腿，軟弱無力；便伸手討飯。討來的飯真可口。他停留在舊聖堂的走廊下的一個角落裏，大嚼一頓。馬得里的侍衛失去了美麗的頭髮，美麗的騎士失去了自己的尊容。然而在失去一切之時，他尋着了快樂。

現在應該遜世而走入山林。出城走了數十步，依納爵發見一條往山洞去的小路。下面有一小溪，流水潺潺，爲山谷中唯一的天籟。

那就是他的宮室。這位旅客，放下手杖，獨霸一方。他在那裏住了數月。除了下山打食或告解外，絕對地深居簡出。

下山辦完了公事以後，又獨自一人靜悄悄的回到山洞。幾時人守靜默，才能這樣地接近天主。天主教在隱士所居之處大聲說話。天主的美煥，照耀山洞的深處，燒熱麻木的心，使孤山野窟有人居住。

依納爵從來沒有像這樣喜歡得哭，從來沒有嘗過這樣的味道。在荆棘中的他，筆直向着天主。

他受苦，那是一定的；腿痛，風吹，肚子餓。然而苦中有樂。沉醉在祈禱

中！山傍的百合花與空中的飛鳥，皆入詩篇！這裏所有的和平不是世界所能給予的，却能因它而得彌地。

然而他受着誘惑！惡魔要同他交頭接耳，告他狂妄，阻擾他的企圖。這樣一個有作有爲的美青年，能苦修到八十歲嗎？依納爵大叫一聲，惡魔退却，良友來到。啊，這幾夜又是風平浪靜！

實實在在地，天主在那裏！……

依納爵默想，沈醉於天主。奧蹟一件一件過去。他從頭至尾地追隨耶穌。馬槽前，（還容易）加里肋亞道上，晚餐廳，日色瑪尼山園，十字架下，石墓裏。他在夜間，瞑目沉思，合掌祈禱，神目前如展開着一本書，精神完全沉沒在天主的景象裏。

幾時一個人的心弦配合着耶穌的節奏，還需要什麼別的书本？

祈禱完結，就提筆著書：謹謹慎慎地，依照天主的默感。默想該這樣做。談論天上的事理，娓娓動聽。這冊子後來能够勸化別人，引人愛慕天主。

這書叫做神操，是一種不朽的傑作。

依納爵寫完了。站起來。聽！是什麼聲音？

有人在身畔冷笑。娑彈又來了。

驀然地，怎地這樣冷！山洞昏暗了。飢腸轆轆！昨天也沒有吃飯！該到忙肋撒城中去討飯。該去討飯！……

他下山，預備到城裏去。不行。他頭昏眼花，普通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

……醒來時是在路濟亞醫院裏。過路的青年把他抬到了那裏。才慢慢地蘇醒過來。就在那裏調養，復原後才出院。

在院中，有一晚，他由祈禱而神魂超拔。歷時甚久，眼不眨，身不動。沒有人敢打擾他。……

人們以驚奇的眼光看他。現在已經痊愈了，就匆匆地離院。

到那裏去？

他只有一個志願；到處追隨耶穌的足蹟。

他忽然想起，世界上只有一個地方值得去一遊。他認真地想去朝拜聖地。

他整夜聽着天主。

東方既白，熹微的晨光中，策杖長征。

⊖ 原註：巴斯克人的領袖，一五二一年，在那伯路抵抗安德肋 亞可斯 (André de Foix) 率領的加斯公人 (Gascons) 五月廿日，城池淪陷。

納瓦省的總督，名安多尼 芒利克的，一得警報，立時傳令到加斯狄省，命自己的軍隊火速回省，以禦外侮，但因路途遙遠，不能朝發夕至，此時間敵兵已經進了邊境，佔了幾座險要的重鎮以後，眼看就要圍攻省會那伯路，城中的人見敵兵太多，本省的兵不知何時來到，個個都失了望，但打算納款投降，誰也不想做當了，聖依納爵受了總督的託付，有守城的責任，勸軍民同心努力，盡忠保國。(錄聖依納爵傳第二章，獻縣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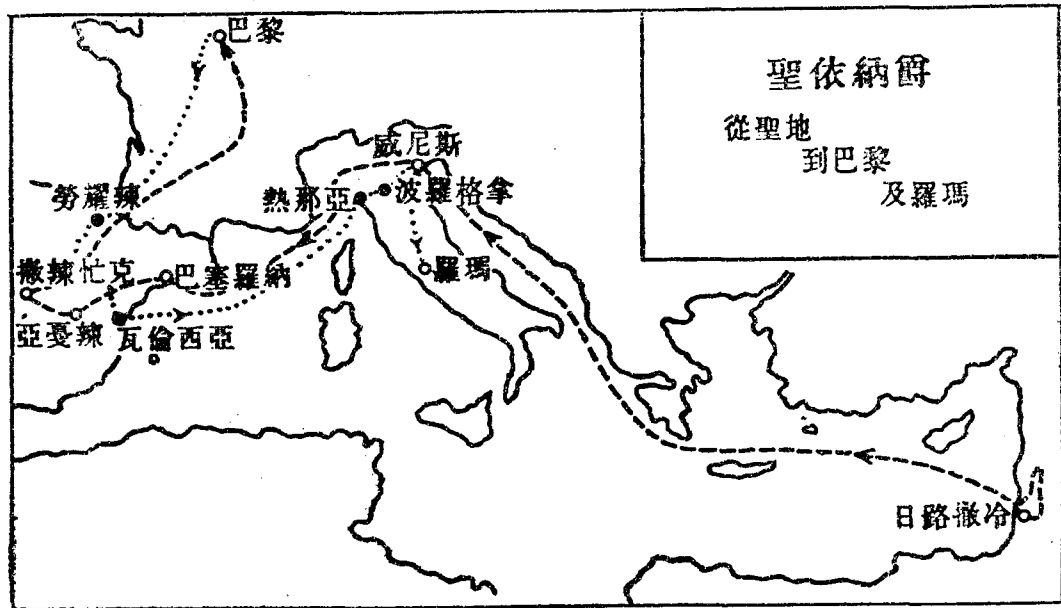
⊕ 即住在法國南陲的巴斯克人，久為公爵獨立治理，1563年大部始被法王加薩第七所收復，一部為亨利第四 (1589-1610在位) 所收復。

⑤ 巴斯克一作巴斯開 (Basques, Vascons) 爲歐洲人種之一，居於法蘭西及西班牙接壤之比里牛斯山脈間，數約三四十萬，有謂與匈牙利同爲蒙古族，原有之語言漸歸消滅，今用法語或西語。現安嫩蕪湖教區之外籍耶穌會士都是巴斯克人。依納爵也是此種人。

⑥ 巴伐利亞 (巴威) 英雄。查理大帝 (即查理曼) 征西班牙七年，平定了其國土，獨薩拉哥撒未下。羅蘭主戰，但主和派勝利，退時以羅蘭爲殿軍，戰死於隆斯華谷中 (778年)。法國有很美麗的羅蘭歌，(Chanson de Roland) 相傳是十一世紀德魯代 (Thorouide) 作的，意大利詩人亞里奧斯托 (Artosto 1474-1533) 也作過悲壯的詩讀頌過。

⑦ 吉訶德先生是西班牙極有名的諷刺小說，爲塞凡提斯 (Cervantes 1547-1616) 所著，寫一癡悶紳士，因耽讀當世流行之騎士小說，如中瘋狂，自稱遊俠，改名吉訶德先生，終日騎瘦馬，披甲冑，爲人間報仇雪恥，致演出無數笑柄。我國有數種譯本。

二 留學巴黎



追隨新王

他徒步而至巴塞羅納。

在路上，成羣結隊的兒童，看見這個穿長衫，留長鬚的人，都拍手而笑，追逐着玩。

碼頭上有兩隻行將啟碇的蓬船。其中一隻是開往意大利的。人家做好事，沒有要他錢，讓他白坐一回。

那正在一五二三年，二月時光。「乘長風，破萬里浪」，直向愛厄大海口駛去，不上五天，就在離納玻利不遠下錨。他呢，就徒步穿過半島：一步一跛，情

極狼狽，但走得並不慢，到羅馬趕着了復活瞻禮。在那裏逗留了幾天，就上威尼斯去。從威尼斯乘船往希彼路和巴勒斯坦。

在風浪中飄泊了兩個月，才看見亞法海岸綫。

這是一個夏季的傍晚；——一五二三年八月。行路人都驚奇地看着這個外國人，——他面黃肌瘦，雙膝跪地，放聲高歌。

他在聖地，旅行了六個主日；到處尋訪耶穌的足跡。他遊覽日路撒冷，白冷和納匝肋，掬飲若爾當河的水，在大博爾山上默想。他週遊加里肋亞，簡直是天天踏着基多的芳踪。

一日傍晚，他低徊不前。在橄欖山上，迷失了基多的路綫。

他耳有所聞，心有所感。基多是活的，爲何在荒墟中尋找呢？他心中不是如

火如荼嗎？爲什麼孤兒般地哭着，而不爲美麗的前程打算呢？

他的使命不是征服世界嗎？目下當有所動作，當準備作戰。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知識和愛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要傳教救人，先該研究學問。這才是他光榮天主的唯一門徑。

思前想後的依納爵轉身回到日路撒冷。

守衛聖地的方濟各會司鐸嘗勸依納爵回歸歐洲。這次的勸告更形清楚：他就聽命。

毫不躊躇，搭船回歐。川資呢？船上當些苦役。久而又久，才到西班牙。他到巴塞羅納時，冬天早已登台了。

一到巴塞羅納，就往叩校門。「蘇老泉，二十七」，現在該補救以前失掉的

光陰。

頑皮兒童擠緊了一些，讓出一個位置給新同學；教師亞爾代巴洛帶着一憐惜之情，繼續上課。依納爵雖被人嘲笑，仍不勝自得的打開拉丁文法。在習誦動詞 Amare（愛）時，總是眼淚汪汪，爲之傾倒。一心只想到「耶穌愛我，我愛耶穌」。

在三十四歲上，研究文法；在三十五歲上研究修詞學。他但知道以微笑報答嘲笑；以祈禱報答哀矜。衆人都覺得他粗魯，其實比在邦伯路時美得多了！

然後到加斯狄省，十月間入亞曼辣大學，研究哲學。

有暇卽入醫院看護病人，病者經他的慰顧，心目較明，竟稱他是聖人！

弄出了亂子。這個狂乞丐，這個愛情的宣傳者，在搗亂者罪名下，竟被拘

留，坐了四十二天的班房。消息傳到道來得，總主教營救了他，叫他轉入撒辣忙克大學，讀完哲學。

但是依納爵還想深造。

著名的巴黎大學，無疑地是他認為最適宜的學府。

一七二七年十二月，踏着冰雪，不管飢餓，與會淋漓地動身。他到處追隨基多。

古怪的留學生

這一晚上，有兩個人○在沉寂的大學走廊中低聲討論着。

「不，伯多祿，你相信他，我不相信他。這個人沒有判斷力！」

「你這樣想麼？」

「是的。你曉得我前天傍晚下課後在那裏碰見了他？」

「你說吧！」

「在人行道上，站着，伸着手，爲聖雅各伯醫院的窮人求哀矜，法伯爾，若我不自約束，早已請他吃耳光；一個賤坯，丟了聖巴爾伯學院的面子！你在巴黎找不到比他更瘋狂的人。你看，他兩年之久，使西班牙名譽掃地！」

「你不識西班牙的光榮，沙勿略。依納爵藐視驕傲，而却保持高尙的風格。你當能記得：那天晚上，他在稠人廣衆之間，如何洗白自己！」

「啊，是。當着人家要用鞭子抽他的時候！……那才是能說會道呢！……」

「你錯了，朋友。在我，只有驚奇。有人在冤枉他，誣告他，說他妨害學生

功課，古里古怪地活命，引入於邪。人家予以嚴厲的處分，全體學員都集中在大禮堂了。受鞭子抽，不在依納爵心上；然而回心一想，不該使那些隨從自己的青年，敗興失望。於是手跑到校長跟前，並非爲自己辯護，只簡單地綜述他一身的歷史。我彷彿還看見呢，沙勿略，校長牽着他的手，步入禮堂，在衆人前，眼淚汪汪，跪地求饒：爲依納爵，這不是一個大勝利嗎！」

「是，第二天他又在大學裏活動了。法伯爾，你是一位教授，竟敢誇獎他，一條小羊似的追隨他！」

「沙勿略，你也要和我一樣，假如你也聽了他的話！」

「天曉得！」

「但是，你天天避着他！」

「我並不怕他。我也不避他。自暴自棄者，爲我所不齒。……」

天色晚了，散課下來的學生，穿過巴爾伯學院走廊。兩位教授的談話中止了。過了一會兒，法伯爾挑戰似地說：

「你沒有見過他的面！有一天下午，我在教室講台上，遠遠地認識了他。他聽我的課，他坐在最後的一排。他的視線牽動了我的視線！」

「勾引！……」

「不；那種眼光是忠實的，又是生動光明的。」

「真的嗎？你害怕呀！」

「閒話少說。他征服了我。我剛纔打聽得了許多新聞……」

「人家能知道嗎？」

「你記得他在假期時離開了巴黎嗎？」

「是。」

「他步行到盧昂！」

「去做什麼？」

「莫慌！你也記得有人偷了他的錢袋嗎？」

「是的；大概只是幾個銅板！」[⊖]

「全副家當，他留作求學之用。」

「什麼結局？」

「賊兒偷了他的錢以後，就溜到盧昂，在那裏得了重病。他知道了。當晚就動身。」

「去取錢嗎？」

「不是的，方濟各；他帶去了一些錢。他找着了那個被遺棄的人。他幫助那人回家的川資。然後才回來上課。」

「畸人！」

「去年春天，巴黎二區瘟疫流行，是誰去看護病人，你知道嗎？」

「是他嗎？」

「他幾乎被當局開除學籍，他幾乎要許下將來不踏校門。」

「你想，不是瘋狂嗎？」

「說輕一點，沙勿略；你瞧！他在那邊。」

「不錯！他常常祈禱！……我們招呼他好嗎？」

「我來給你介紹一下。」

「也許要議論風生呀！喂！勞耀棟？來談談。你今晚好像在沉思？」
依納爵穿過院場走來，抬着頭微笑。

他說：「老師，請原諒，好久沒有拜望你。」

「無疑地，又是忙着念經吧？」

「是的。」

「你處心積慮的是什麼？我們能知道嗎？」

「爲靈魂，方濟各先生；爲墮落的靈魂着想。」

「好極了！你想救他們嗎？」

「我爲他們討求光明。」

「因此常做乞丐！在病院走廊中伸着手！」

「是，方濟各先生。」

「你邦國的榮譽呢？我納瓦爾的榮譽呢？至少我有享此榮譽的權利。你糟踏殆盡！」

依納爵不回答什麼。他抬着頭。他的眼睛閃爍有光，同時帶些潮濕。

伯多祿法伯爾站着不動，爲作戰的出路祈禱。

「你說？依納爵！榮譽！我是爲榮譽而奮鬥，你是爲了什麼？」

兩人面對面地站着，各自反省着。

「你奮鬥，沙勿略，到底爲了什麼？」

「是爲了我的榮譽，爲了我的名聲，爲了我的門第！爲了我的頭銜，我的

劍！」

「之後呢？」

「之後？我家皇親國戚，爲我，什麼都有。我是文學士。我把握着我的命運；前途在對我微笑。我可以獲得一切！……」

「一切？」

「是，一切！」

「永遠（長生）也在內？」

「那有什麼相干？」

「毫無關係。我相信有一個地獄。」

打更的聲音，平調地從外邊傳來，天空中似有一片細薄的雲翳，他們靜默了

一會兒。

「方濟各先生，你是一個教友嗎？」

沙勿略不回答什麼。

「你今天晚上仔細地想一想。一個人，即使得了普世，而失了自己的靈魂，

爲他有什麼益處？」

「啊！閒話少說！」

「這不是我在說話，方濟各先生；這是耶穌基多在說話。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

「我以前犯了許多罪，沙勿略。然而天主征服了我。今天我該向你說明我的思想，不然對不起他。再見，老師，請代禱！」

依納爵回去了。大受感動的法伯爾也回去了。沙勿略動也不動。他留在那兒，忽然透進一道清光，月亮出了。他獨自一人，動也不動，用全力作戰。

依納爵走了。沙勿略目送到走廊彎角。

沙勿略忽然放開脚步，跑到法伯爾跟前，握住朋友的手，三言兩語地說道：「伯多祿，我失敗了；你言之有理！」

地下小堂中

翌日，沙勿略去見依納爵，願作長談，法伯爾陪着，還有老早被征服的兩位：來乃斯和撒爾麥隆。

依納爵問道：「沙勿略，人生在世是爲什麼？」

做夢似的沙勿略靜聽着這種驚心動魄的話。他所追求的光明，給他照耀着——一條前此未曾想到的新的坦途在前面。

激昂的學者，不再反抗了。

不再轉彎抹角，不再畏首畏尾。目標既變，熱誠亦為之一新。在歸向天主的新光中，多少人將聞風而起呢！

這種轉變，不是智昏，而是坦白。

心悅誠服的歸去，自慶得了良師。消逝的光陰可以挽回。目標一發現，就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答哉外道羅得利益也有同樣的思想。羅得利益是沙勿略的弟子，是一個聰明而熱心的好青年，葡萄牙王供給 he 留學的費用。

他們每天晚上集會，談論天上的事。前途是美麗的；只須努力去發展。「前途在望」，他們一心想修德立功，獻身為天主服務。

夏天來了，大學放假，他們可以自由活動了。

在這八月的一天早晨，他們往荒郊外去做什麼？

熹微的晨光剛剛照着致命山頂。

他們一共七人，[⊙]魚貫地上山來，尋覓三鐘聲正在叮噓的那座堂。他們腳踏階級，都走到地下堂裏來。法伯爾司鐸穿上了祭服，沙勿略點起了兩根蠟燭。

這是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的彌撒開始了。如在寒辣山上的情形一樣呀！

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經文，舉揚聖體聖血時，都頂禮膜拜。在司鐸三次搥胸

時，他們都走上祭台前去。

在領聖體前，對着聖體，他們奉獻自己的靈魂；發願守神貧；守貞潔；服從
教宗。

一個一個宣誓，要拯救人靈，要和路得的異端作戰，要勇往直前地趨赴天
鄉。

謝聖體的工夫很長。聖筵既畢，他們走到路旁溪邊，席地而坐，快快活活地
分餅進食。

福哉，耶穌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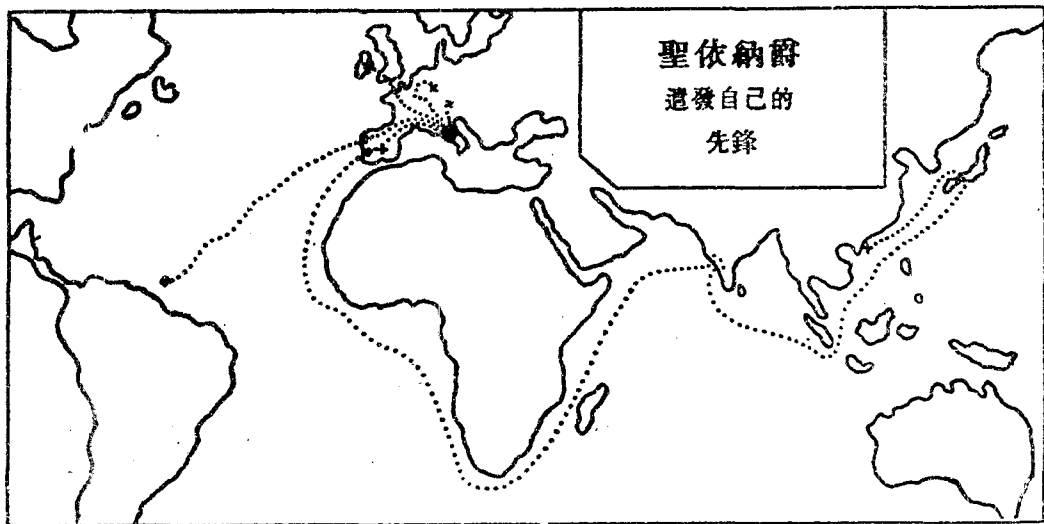
這已經奉獻的金庫，今後還要一文一文地輸出。跳出了一切顧慮，拂去了粒
粒紅塵，他們決定到羅瑪去，自付於教皇手；在最高領袖底指揮下，為基多作

戰。

這一支隊伍，固然沒有千軍萬馬；然而所有的同志都是肯服從的，都帶着一顆熱烈的心，足以燒着整個的世界！

- ① 西班牙人方濟各沙勿畧和法國人伯多祿法伯爾，於一五三二年均在巴黎大學教授哲學。
- ② 廿五枚銀幣，依納爵從西班牙動身時，某善士送給他的。
- ③ 依納爵，沙勿畧，法伯爾，來乃斯，撒爾麥隆，羅得利蓋，保巴第辣。

三
世界的中心——羅馬



聖依納爵
遺發自己的
先鋒

偉大的進去者

他們並不立刻出發。他們之中還有人沒有畢業。

依納爵給他們擬就了一個作戰的計劃。爲攻斥異端，爲勸化外教人，當有學術。他們應該繼續研究他們的神學。至論他自己，他要離開他們。他身體衰弱，又急着辨理關於來乃斯和沙勿略的事情，他不得不回國小住。

他辭別他們，約定兩年後（一五三七年一月）在意大利聚首。他們一畢業，就該離開巴黎，往威尼斯去。他們都非常感動，在分別時，都和他接吻送行。

依納爵獨自首途歸國。這次以馬代步，這匹馬是同志們送給他的。

他經過法國鄉村時，頻頻向他的留學地，表示感忱。他什麼都放在心頭。他常回憶着在邦伯路法國少年軍官的禮讓。而且他從巴勒斯坦回國，是在威尼斯下的船，在換船入西班牙之前，先該穿過倫巴底，那時他的同胞盤據着畢額孟；他們虐待他，把他當作瘋子；可是法國的哨兵客客氣氣地招待他。他爲這錦繡的河山祈禱。

沙勿略和他的同志仍留居巴黎。每晚退課後，必相集合。這事很引起人們的注意。不久就有新的同志，就是三個有意度成全生活的法國青年，來加入他們的小團體。

放假的日子，他們分散到巴黎各醫院。在每張病牀前慰問。沙勿略在聖雅各伯醫院前，伸着手，代窮人行乞。

過了兩年，他們進備着離開巴黎。

你們在路上可看見那些頭戴鐵冠的人們麼？他們每人手握念珠，棒頭上掛着一隻葫蘆。這就是一班大學生。一人念「亞物」，衆人低聲接應着……

他們整日步行。草鞋也穿壞了好幾雙；石子路，格外傷。風塵僕僕；汗如雨注。大踏步地前進，眼中帶着孩子的微笑。他們頂着的天，是這般清麗！有時大車經過，灰塵飛揚，把他們擠向小樹林去。他們只好在溝邊排立。車上的人回頭朝他們望着；拉拉馬韁繩，聳一聳肩，表示莫明其妙：「他們不是瘋子，就是冒險的人……」

「轆轤的車聲，和得得的蹄音，漸漸消沉，而「亞物」的歌浪大作。

當晚遇着一叢樹林，他們就投宿其間。大家在蔭影中微笑着，對着靜聽的天

主，同聲祈禱。然後席地而臥。……

當他們在路邊作夢的時候，那邊，海上，風平浪靜裏，從西班牙馳來一隻帆船。依納爵屹立船頭，默着，禱着，頌揚主名之聲，上徹星天。他思念着他的同志。別時容易，見時難！主，你所遴選者，請你予以保護吧！賞我們光明！領我們到你所圈定的地盤！

依納爵從熱那亞步行到波羅格拿，再步行到會集地威尼斯。

剛下船，就一跛一跛地赶路，因為做領袖的該當準時到會。

「在這下雨的天氣，誰在外邊敲門？」

「好先生呀！是一個窮人，一個朝聖母的人，你們有零碎麵包麼？」

「又是討飯的！給他一個饅頭，把門關上。」

「謝謝！天主保佑你們！」

討來的饅頭，他吃得津津有味；天天如此。打尖以後，又立即前行，腳踏着爛泥，心是熱的。

威尼斯到了！

他們都在那裏，喜歡得手舞足蹈。他以父親的心腸，一個一個懷抱他們。他們沒有改變；只是愛情進展了。

第二天要擬就新的戰略。羅瑪或聖地？外教地方有多少患難？誰知道？假如在碼頭上遇着一隻船。

然而聖神在暗中佈置，封鎖了往東方去的路綫。

一整夜，依納爵聽他啓迪。只有往羅瑪去的路是開放的。耶穌底代表在那裏

等候着。好，就在那裏去吧！

天還沒有亮，就領了聖體，出發到永城去。

在途中，他們分隊而行。依納爵領着法伯爾和來乃斯在前面，作開路先鋒。他們這樣走了好多天。

一日傍晚，走到離羅瑪八公里地時，依納爵看見近邊有一座簡陋的小聖堂。

他拋下同伴，獨自進堂祈禱，把共同的前途托付給天主。這地方名叫拉斯多爾達 La Storta.

祈禱時，神魂超拔。他神目中看見了聖父，聖父把他的同志介紹給聖子。耶穌是在那裏背着十字架。耶穌微笑，並許下要特地保護他們。

依納爵的精神爲之一振，急忙出來向兩位同志報告這個好消息；三個人把

路上的千辛萬苦，忘掉得一乾二淨，又開步前行。

前面山崗下的地伯爾河，隱約可見……

一張地圖之周圍

教宗保祿三世招待了他們。

歡歡喜喜地招待了這般風塵僕僕的行路人。對於他們的德學，推重備至。他降福了他們的雄圖，接受了這班志願兵。爲教會是上等禮物！

他披閱依納爵成立新會的計劃大綱時，他感激得流淚。他予以特別的召見，把他們叫到身邊，再三剴切地說：「天主之意也，天主之意也！」遂即批准了他們的組織大綱，宣佈他們的會規爲神聖的；他們成了他的精兵。（第一次批准是

在一五四〇年，九月廿七日，今年「一九四〇」恰爲四百週紀念。

然而，世界是這般的廣大！該急起直追。他們——特選的使者，要握住基多的十字架，而移植在外教地方。這個十字架，將由他們的脚步帶去；他們的手腕扶起。這個十字架，將因他們的學術心火而得光揚，而受愛慕。他們要保衛耶穌和他的教會！

他們說：好！

今晚依納爵召集他們，這是最後一次了。他們現在都是司鐸。他們的學業都告了一個段落。他們準備着出發。他們，態度嚴肅，眼光炯炯的等着動員令，動員令一下，分發到東西南北也好，分發到天涯地角也好。

集會之所不是威斯尼，而是天堂。

在一盞油燈的光亮之下，依納爵打開了地圖。三言兩語，指明了他們的征程與步驟。一切都擬定了。

都圍着觀看。

他們之中二人往愛爾蘭，去維持該島教民。因為英王亨利第八脫離了教會；分裂之害，方興未艾。依納爵用手指點着。

並派兩名往西班牙去，然後到葡萄牙，以應葡王若望之邀請。還到該二國各屬地去傳福音。甚至往印度。假如天主要的話，還想往著名的古國——中華！

若望三世需人甚殷，在懇請信上要求三位使者，依納爵答覆說：「陛下，你沒有想別的地方怎麼辦？」

大家彎着腰觀察着地圖，手指又畫到了新的路線。

兩名經過阿爾卑斯山和瑞士，而達日耳曼平原，包括窩爾牧斯，哥隆，斯拜爾等誓反撒徒先進之地。

還剩下五名，其中兩名，依納爵要留着出席行將在脫利騰召開的聖教公會議；來乃斯和撒爾買隆兩位博士的才學，已爲衆人所景仰。

最後三名，其中之一是初學修士，他們該住在羅瑪，在聖城中服務，救濟窮人，什麼地方需要他們，他們即可隨時出動。

至論領袖，則住在羅瑪，守好自己的崗位。

都分派好了。依納爵捲起地圖。

衆神子都喜歡得什麼似的，雙雙的膝蓋，都跪下了。

爲父親的，鄭重地祝福了這一支小小的隊伍；但望這一般志願兵往各處去敬

佈愛的火花！然後一個一個地牽起他們。

這一夜是同室度過的。翌晨，他喚醒他們。

運籌帷幄

他們都出發了。

沙勿略跨過門限時，依納爵勉強地微笑。以羨慕的眼光目送，再也掩不住兩眶淚珠，然後退回，辦理自己的事務。

要和他們保持聯絡，在這裏比在什麼地方也好。

在這裏，羅瑪，世界的中心，教會的焦點，致命者之城。在這裏，基多嘗對依納爵許下要多加垂憐！在這裏，他不時收到各方的信札，向他報告各地的情

形。他不斷的貢獻意見，並以命令和祈禱維繫他們。

在這裏，他招收初學修士，要求進會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在這裏，將為他們建築住院和學校。

在這裏，在教皇身邊，他將一一地實施組織大綱與會典，他的修會事業，將垂諸永久。

他的目光遠大，計劃却極其精細，所用的方法，又是萬無一失的。真可說是「從遠處着眼，從近處下手」，運籌帷幄，高瞻遠矚，此之謂領袖也。

這裏是神經之中樞，靈魂之所在。

他在孤寂之中，收斂心神，領會天主的意見。在冥冥之中，吸取魄力。他知道，要精於發號施令，該善於受教。

然後以在靜默中長大的心靈，去聽世界的呼聲。聽哀鴻底嗷嗷，和病者的呻吟；聽罪人底咒詛，聽外教人底叫喚。

他起立。他答覆。他實行。

盡心竭力，十五年如一日。

他對校中的兒童講解教理。他給窮人分施飲食。他東求西討，以便購得一片空地，為建築一座寬大的校舍；在這裏，千萬青年要學習着愛慕天主。應他人之請，講八天或三十天避靜。常去照顧殘廢人和病人。又建築收容所，容納墮落的婦女；在那裏，假如能使她們少犯一小時的大罪，他亦引為莫大的榮幸！收容所的門窗，時被追逐舊雨的浪人所擊破。今是昨非，置之不理。

對於初學院，他煞費苦心，使自己的神子受到健全的教育；見過令改，寬猛

相濟。

早上到孤兒院去；下午到監獄裏去；夜間到醫院裏。他的一切時間都分配好了，忠實服務，不遺餘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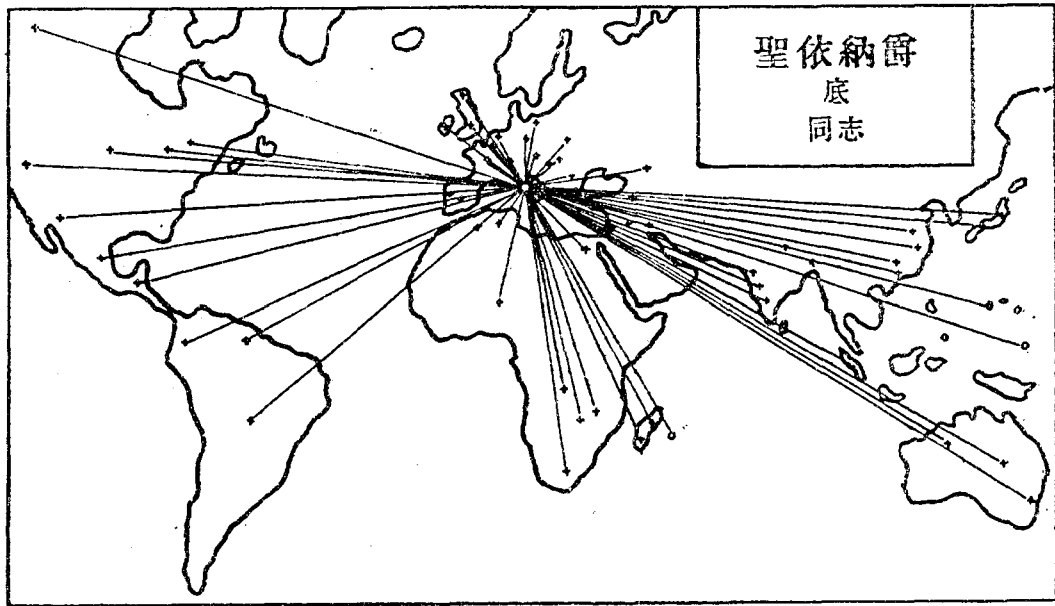
疲倦不堪，回到辦公室裏的他，聽人報告。他指間的信札在說話，甜酸苦辣，應有盡有。外面風聲鶴唳；他們披荆斬棘，筆路藍縷。

愛爾蘭得以穩定。在日耳曼已有人在駁斥異端。沙勿畧已航抵印度。在波蘭，兩位年青力強的傳教士已開始工作。在巴黎大學，還有新弟子在培植中……依納爵展讀之餘，不勝雀躍，如有所聞。

他把守着運籌帷幄的崗位，心隨着世界的脈搏而跳動。

四

最後階段



心臟跳動着

這個穿苦衣，束苦帶的朝聖者，這個上過桎梏，受過熱嘲冷笑的軍官，他的懷裏，實在藏着一顆「躍躍欲試」的丹心。

他像什麼？像副不自然的骨頭架子；像個銅皮鉄骨的人體模型。

假使他能料到：四世紀以後，有人要把他做幅諷刺畫的主角，他當微微地一笑，憂愁而溫和地微笑，恐還當撒幾滴眼淚。

他已被聖寵軟化了，被愛情改變了。他，「謙謙君子」，在祭台上常神魂超拔。他，因為流淚遇多，眼已半瞎了。人家把他當作一個雙目不明，嚴厲冷酷的

軍人。人家把他當作絆脚石，壞東西……。

他，他的心地正大光明，他是一個坦白的巴斯克人，忠肝義膽，最反對偽君子；却有人作違心之論，說他是聲色俱厲，騎牆的好手。態度陰險，令好人憎厭，令弱者好笑！「耶穌會士」，固然是冠冕堂皇的名目，却有人惡意曲解，以資調笑！

他，一心一意求天主底光榮，黑夜裏在空曠的堂中爲自己的神子祈求光明與指導；却有人視他爲自私自利的法利賽人，一個獨裁者，盲從底作俑者，無智識，無目標！傀儡底支配者，行屍走肉底嚮導！

有人說他是個瘋子，有人說他神經不清；可是他精神興奮：風雨，驕陽，刺骨砭肌的寒威，夜間躺在乾草上的顛慄，奔波的勞頓，傷心的譏諷，什麼都不能

打倒他的微笑……。

名繮利鎖，在他身上，「無能爲力」。這樣興奮的乞丐，踏破鉄鞋，不易找到。

虛榮，幻想，來攻打他嗎？天主顯現，指令，應許，支持。聖母顯現，賞他玉潔冰清。

瘋狂嗎？也許，然而神聖的，熱烈的瘋狂，耶穌基多的瘋狂，煦和而穩健的瘋狂；因爲他的著作是明智的，邏輯的。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動人的，被釘於十字架者的瘋狂。

有人避之若瘟疫。世俗不喜歡他，因爲他伸張着的手臂在補贖人罪；因爲他的靜默是樣苦口葯石。好在，「朋友」在那裏！

「你不要怕；是我！

「徒弟不能勝過師傅。他們要惱恨你們，一如惱恨了我。努力吧，小子；我攻克了世界！……」

在他心靈的深處有這種聲音。比什麼聲音也來得強烈。

依納爵破涕爲笑了！

他的心流着血，一如他的朋友；又如一切受十字刑者，心受了傷，明明地開着。

啊！這顆心，有人說是自私自利的，其實燃燒着愛人之火！宗徒救世之火，這顆仁心熱烈地跳動着！

誰使他在半夜三更裏起來，給生病的初學修士蓋被，遞茶！

誰使他投身冰池，凍得發抖，爲感化執迷不悟的罪人！誰使他寫出致沙勿畧的無可比擬的信，弄得雙方涔涔淚流，而沙勿畧在印度竟跪讀他的信！

會衣內，跳動的心臟使然。

誕登道岸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們是在一五五六年。依納爵離邦伯路已三十五年了。

長春籐纏滿了勞耀辣舊宅。每年冬季的風雪，使樓台的裂縫有增無已。磚瓦也七零八落，日見飄散。

一切都隨着我們而逝嗎？

死！何等可怕；何等掃興！想到死之將至，我們都抑鬱感喟。輪到了我嗎？該撇開一切嗎？

死！依納爵微笑了，在病榻上喜歡得舞蹈了。身臥草褥之上，熱一陣，冷一陣，他伸張着手臂。

我的天主，你真願意嗎？這一點事業你以為够了嗎？這些痛苦的日子有永生的價值嗎？你就賞我安息嗎？

事業已成功；主，請你接受吧！三十五年來死於世俗，而追求生命；放棄一切而為得到一切；只尋覓你……世界是這樣的骯髒，幾時人看見了天堂！

夜色降到羅瑪，燃起了燈光。在這七月底，天氣悶熱。好在窗子開着，新鮮的空氣還能將就着流通流通。

有人叩門。

「請進來！」

「親愛的依納爵神父，你覺得好一點嗎？」

「是你呀？副會長神父！（納大爾神父，時為副會長）你好呀！我真囉唆了你！不願再難爲你了。」

「你仍舊發燒嗎？」

「非常開心！已近彼岸！……不是該求教宗降福麼？你以爲如何？」

「啊！暫且不必！你的病不怎樣利害！……」

「你以爲如此？我寧願……我把我交付給天主。」

門又閉上了。涼爽的夜晚充滿了房間。夜是溫柔的。

……你來，主，耶穌，現在只有我們倆！你來！我們對話！你喜歡在陰影中說話……。

一夜到亮，他還說了些什麼？早晨，他瀰留之際，別人跑來，看見他「聖母耶穌」的不絕於口。

他的神子到齊了。天也亮了。空中光霞萬丈。

太陽出了。

依納爵底眼睛看不見天日了。他的心也停止了跳動。時在一五五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晨五時。

開路先鋒

不僅領袖一人去世了。

兩位同志——也許是最相投的同志——先他而逝：因為法伯爾應保祿三世之召而回羅瑪，在途中害瘧疾死了；沙勿略亦鞠躬盡瘁的，死於遠東的一個島嶼上——中國的門戶。

他們三個先後去世。火炬仍舊照耀在世界。精神感召，前仆後繼，急起直追，大有人在！事業並未衰落！

在羅瑪，前岡地公爵方濟各玻爾日亞在指揮着軍旅。

年紀輕輕的達尼老，由波蘭腹地而投奔到玻爾日亞懷中。

加尼削回到德國，使信仰得到凱旋。

在海上，答哉外道羅得利蓋率領三十九位弟兄前往巴西，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後為賈爾文派所殺）；同時在巴里亞里斯島上亞爾丰瑣羅得利蓋大念其攻

魂經。

類思公撒格離開了加斯底略納（意大利地名）；剛比榮在倫敦上岸。

生力軍源源開到。衆弟兄都被一種熱烈的愛火所燃燒，到處放出萬丈光芒。

到處有火星與熱氣！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日本豎起了十字架，英吉利也大施其火刑。然而種種刑罰等於火上加油，劊子手回頭改過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壯烈犧牲的同志得了福地。

三個傳教士深入匈牙利；

在亞爾代歇兩位法國同志爲保護聖體而致命；

在美洲，格拉味爾爲黑奴謀幸福；

饒歌神父伸出手指，任紅種人吞噬；

在波蘭，波波拉被剝皮，鮮血淋漓而致命……

勁旅前進不已！

若望伯爾各滿離開了比利時；

伯納彌諾和耶羅尼莫在意大利赫赫有名；

在法國，類日斯致命於拉羅威；同時他的弟兄之一爲巴萊耶穌聖心而犧牲了

生命……。

這些聖人都是出自同一家庭。

都追隨着同一隊長。

這種種豐功偉蹟，足以驚世駭俗！娑殫不僅如在忙肋撒竊笑。而有所行動了。

一陣狂風，把光明的火炬吹得東倒西歪。

葡萄牙耶穌會士被逐，繼而西班牙與法蘭西亦效尤。有人唆使教宗取締耶穌會。一七七三年教皇克肋孟十四世忍痛簽字，明年抑鬱而卒。

教皇的軍旅解散了。

在恐怖時代，有許多會士在巴黎被殺。其餘則低頭下氣的去流亡。這是黑暗時代。

法國大革命期間，教皇庇護第六世被拘，而死於法國瓦郎斯；簽定盟約的庇護第七世也嘗過撒否內和楓丹白露兩地的鐵窗風味。

教皇的軍隊不復存在了。

然而火炬不會一撲即滅：因為耶穌基多在燃燒着。白俄之地醞釀着火種，教皇遠遠地望着那邊……

一八一四年恢復自由的庇護第七世一回到羅瑪，就復興耶穌會。

火炬又燒上了正軌，更光明，更熱烈。一時山鳴谷應，草木皆兵。

燦爛的試驗：種子落地而後結果。

以後循序漸進，來日方長！

他們在大踏步地前進，眼睛注視着目標，數字有增無已，近乎三萬！（據一九三四年統計，爲二萬三千，一九四〇年增至二萬六千餘。）

不停的前進，在世界第一次大戰時死了許多——成仁取義；又有許多在墨西哥

被槍決；又有許多被該國政府驅逐。（在西班牙，若不是弗朗哥得勢，耶穌會士也無立足之地。）

他們不怨不尤地，歡歡喜喜，帶給遠方，弱小者，外教人以光明。這種光明，有些人是不願意接受的。

因為被驅逐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所擁護的：基多！

猶太之一被逐者「底冒險事業是不可思議的！」

他是光明，來救世界，為黑暗所不容，為國人所排斥。把他釘死在半空中，因為他是搗亂份子。

說也奇怪！受十字刑者還在搗亂。因為他渴。因為他在呼喚。因為許多人一聽他的呼聲，就感動了，而和他團結起來。從十字架上採取了火炬，而投射到四

方。

一來一去，山也給他燒着。

這被逐者及其衛隊得勢了，真使世界難受……

這些得勢者現在遭人家的仇恨。

將來還常遭人家的仇恨。只要耶穌在十字架上。只要他們仍舊和耶穌站在一條戰綫上。

他們知道這一著。他們在沒有聯絡耶穌以前就知道。但是他們仍然喜形於色，冒矢石去攻擊；他們也渴，渴望征服人靈，渴望主國早日降臨於人靈。

這種渴望並不是奢望。這種渴望是天主賞於愛他者。

耶穌會士不過是千軍萬馬中的一支小小的隊伍，他們的週遭還有許多別的效

忠盡職的同志。使他們有所行動的心火，並不是驕傲。他們總不爭執優先權，除非是在作戰的時候，也許要爭先恐後，要站在最前綫。為主服務，要想標新立異，那是愚不可及的，然而不妨有其精采和特色。他們不排除，不壟斷；歡迎携手奮鬥的戰友。娑殫，謊言的撒播者，牠在廣大的園地中撒播了稗子，然而在謙虛若谷的人中，分崩離析是不會實現的。戰友都是相親相愛的，因為耶穌為他們祈禱着。一個羊羣。一個羊棧。一個牧者。

耶穌會修士只爭奪一個特恩：就是許他們鞠躬盡瘁；慷慨作戰，不願死傷，除了基多的光榮，亦不求別種酬報！

這是聖依納爵所願意的。

這是他以榜樣和祈禱，每日為自己的神子們所尋求的。

(完)



軍人依納爵

聖依納爵

吳漁山

述武功，充宿衛，素輕門弟之高；棄財色，謝世光，克守母皇之訓。共興偉業，同志十人，丕著洪修，要規三絕。育英材，理煩劇，師友之精神均竭；廣聰明，通世務，敷宣之體用咸宜。爰為之頌曰：人間愛火，主座近臣；超奇拔萃，棄俗神貧；修兼隱顯，貞潔精瑩；重端明鏡，剛毅堅星；齋克良式，忍耐儀型；眷懷普世，樂引愚民；芟除陋習，摧敗魔兵；整復惻隱，釋怨解紛；忻荷苦架，翕合聖心；宗徒芳武，步步克繩；謙卑遜讓，盛德和平；文章極燦，透達真情；鎮壓堅陣，大放後人；真上智之指南，公義之平衡；熾心事主之至範，沉迷世海之耀燈；不特諸德之總匯，實聖教會信德之干城。

附錄一 軍人依納爵

爲耶穌會四百週紀念而作

研究歐洲歷史的學者，通常喜歡把過去的時間分做三個大時代：日耳曼蠻族南侵（至三七五年）以前爲上古，從三七五年到路得叛教（一五一七年）爲中古，以後的爲近世。

每一個時代中，都有轟轟烈烈的事蹟點綴着歷史的篇幅。上古包括數千年的古教，義臘爾建國和耶穌誕生傳教，以及宗徒之長伯多祿奠都于羅瑪。在中古，野蠻的日耳曼民族，得以潛移默化，以致克己服禮；更有名的是那浩浩蕩蕩的十字軍大隊人馬，爲爭取聖地，七次東征，（現在的聖體軍，西文爲聖體的十字

軍)。在近世，有兩件絕不相同的事蹟，就是「犯上作亂」的路得底叛教，和「愈顯主榮」的依納爵底保教。

路得是修士出身，而竟作了禍首，把全部的信德道理，打得落花流水，攻擊得體無完膚。說到他的叛教，自有歷史的背景，並不是無風而起浪，原來中世紀（即中古，一作中世）的教會弊端，不一而足，如神職界思想的腐敗，行爲的卑劣，不學無術，上行下效，凡此種種，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固然也不缺少潔身自好之士，獨善其身也有，志在大刀闊斧，從事移風易俗的人也有。

當時人慾橫流，風俗澆漓，真是「人心不古，世道日衰」，所以路得，會利用時機，登高一呼，一時山鳴谷應，其結果如江河之決堤，一瀉千里，如潮水之歸壑，趨之若鶩。真是破壞容易，建設難；行善如登，作惡如崩。

叛教的氣燄，如火如荼之時，異軍突起，實爲勁敵，就是西班牙依納爵領導的耶穌軍。

依納爵（1491—1556）是軍人出身，最初的思想無非是保國衛民，先立汗馬之功，而後飛黃騰達，英雄美人，子女玉帛。他頗有中古騎士的風格。當法國人南侵，他保護納瓦爾省會邦伯路城的時候，身先士卒，奮不顧身，不幸他的大腿爲彈丸所傷，又做了法國人的俘虜。後天的跛子，也就做了終身的伴侶！

在療養期中，爲消遣起見，偶爾披閱耶穌傳和聖人傳記，大受感動，決定以後要度一種新生活。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

他到了「心嚮往之」的巴勒斯坦，朝拜了聖地。不學無術的人肚子裡空空如也；獨善其身有餘，兼善天下不足。回到歐洲後，毅然決然地跨進校門。「蘇老

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可是我們的這位文盲三十多歲了，這樣的一位蹩腳大學生，加入了你們的隊伍，你們都是十歲左右的兒童，一定要笑他，「八十歲學吹鼓手！」

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由中學而大學，由文法而修辭，由哲學而神學，登堂入室，走上了祭台。當他在巴黎大學讀書的時候，認識了一些著名的師友，勸化了風流倜儻的學者方濟各。得到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於一五三四年，在巴黎郊外致命山上，一心一德地發願，為「愈顯主榮」而工作。

一切軍事化：服從，守紀律。無形的總司令是耶穌，有形的則是羅瑪教皇。有志入會的人，當受嚴格的訓練。所謂耶穌會，其實是耶穌軍；耶穌會與耶穌軍只是一字之差，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但是此外還有所謂「耶穌教」，這是路

得善反教徒在我國自命的美名，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謬不止毫釐，錯亦不止千里！

依納爵和路得是生死的對頭；耶穌會和耶穌教也是生死的對頭；一個是「愈顯主榮」，一個是「搗亂份子」。「路得不是改革教會，而是自立門戶，分崩離析，各自爲政，以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教會真正的整頓者是脫利騰公會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路得在歐洲引誘了許多教友離開了公教的懷抱，而依納爵的同志却在遠東和新大陸領導着成千累萬的男女老幼歸依了基多的羊棧。

一五四〇年，耶穌會被教廷批准，認爲合法的修會；今年適爲四百週年紀念。一七七三到一八一四年，曾一度解散，復興的耶穌會，蒸蒸日上，和其他各

會。爲了攻斥異端和擴充基多的神國，駢肩作戰。耶穌會士對於學術方面的貢獻，是很偉大的^①；明末清初在華傳教的偉人，如利瑪竇，南懷仁等，都是依納爵的肖徒；徐文定公，楊淇園，李我存等都受過耶穌會士的影響；中西合璧，介紹了不少的西洋學術；目前我國三分之二的公教大學是耶穌會士主持的^②；本籍的會士也日增月盛，大有自成一省的希望；這是可以祝賀的。

小朋友，耶穌會士的口號和標語是一愈顯主榮，「大概你們也多次聽見過，並且看見過，現在把依納爵的誓詞介紹給你們：

呼至愛者，	天主之言；	作工做事，	不求安康；
求爾教我，	寬宏大量；	費心出力，	並無他望；
事爾奉爾，	稱爾所當；	知行爾旨，	我願已償！
與不計數，	戰不願傷；	一九四〇，七，卅一，	聖依納爵慶禮。

附錄二 關於「聖依納爵」

我譯此小書，是被動地，而不是自動地。老實說，是吳江秋（應楓）神父拉夫的結果。他在聖心報編輯後，和木書序文上，也自己承認。附錄一篇，也是他出的題目。

去年秋天，他來院教授哲學，並準備接辦聖心報和聖體軍月刊。筆政雖是今年春天才正式開始的，可是去年年底就大拉其夫。爲了要紀念耶穌會成立四百週年，囑我譯此小書。

這工作，似乎應該讓聖依納爵底入門高足去担任，我這私淑弟子的資格也够不上的門外漢，不配贊一辭！吳神父既以青眼相加，我只得勉強地接受了。

他以為是「輕而易舉」的小書，在我這法文程度推板的人，却不能勝任愉快。好在脫稿後，蒙他潤飾一過，有如畫龍點睛，生色不少。不僅在他的編輯後加以介紹，而且還肯替我作一篇短小精悍的序；溢譽之處，譯者不敢掠美，特此璧還：精采是他的，渣滓歸我；然而，高明的讀者，請勿「以辭害意」，見賢思齊可也；本書主人公，是看了聖經賢傳而回頭的呀！

這書原為法國耶穌會士巴爾榮司鐸所著，為「愈顯主榮」叢書之一。初版於一九三四年發行，據懂得法國文學的朋友說，原著是很精采的，是用新式法文寫的。著者為吳神父留法時之同學，現在法國「學報館」服務云。

盧伽先生讀了第一章，即來信批評說：

你譯的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傳，大體頗好；接受我的忠告，有時候，一些中國成語，或俗語，能不用，不用更妥！

謝謝他的指教！他曾在聖奧思定千五百年紀念論文中說過：

竊以聖奧斯定之生活，可以四種不同之形式寫成：第一，舊體裁新方法；第二，新體裁新方法；第三，新體裁舊方法；第四，舊體裁舊方法。舉例說明，如巴巴比尼先生近撰之聖奧思定④一書，屬於第一類。……：愚見側重第二類。

巴爾榮以「推陳出新的筆」所寫的這本小書，似乎可以列入第二類。本書審查者底意見，以爲：

原著寫得很好；際此耶穌會四百週年，譯而問世，是很投機的。譯筆尙好。如在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名詞方面，可依上海教區所通行者，如樂要辣可改爲勞耀辣。

等因；奉此，敬謹照辦！（下略）

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耶穌會四百週紀念日寫於上海徐匯大修院。

這篇紀念文字曾發表於聖體軍月刊，第六卷第一期，一九四〇年九月。

耶穌會士對於歐洲學術的貢獻，可參閱江道源司鐸編著科學家與宗教（商務版），聖教雜誌第廿五卷第六期。耶穌會士在教育界上有怎樣的威權；對於介紹中國學術到歐洲，可參考朱謙之著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劉百閱劉燕谷譯儒教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商務版）；對於中國學術的貢獻，可參閱新北辰雜誌第三卷第四期英純良著耶穌會士在華之貢獻，徐宗澤司鐸著明末清初瀛輪西學之偉人（聖教雜誌叢刊），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商務版）。

耶穌會士所主持的教育事業，在教育史上佔着重要而光榮的一頁，如楊廉著西洋教育史，劉亮譯歐美教育史等，都從長討論過，尤以吳康譯中世教育史（商務版）有「一番細細的研究」，可供參考。

這篇自跋式的文字，曾披露於上海教區聖母會會刊慈音第六卷第十二期，（徐滙中學徐味增司鐸主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事前曾蒙徐潤農和吳江秋兩位司鐸加以指正，但是發表以後，聽說還有人對該刊主筆非議，也有人勸我割愛，然而古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知我罪我，讓他去吧！（現在爲了篇幅關係，才把最後一節刪去。）

現有譯本，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天主教耶穌會

四 百周紀念

全世界之會士約計二萬六千 明代來華之利瑪竇即屬此會

九月二十七日爲天主教耶穌會成立四百周紀念，因中西戰事關係，紀念方式，甚爲簡單。徐家匯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堂，僅舉行祈禱禮三天，每日從早至晚，顯供聖體，前（二十九）爲最後一天，晨有謝恩大禮彌撒，由蔡忠賢司鐸講述耶穌會之歷史與事業，下午大禮聖體降福。按耶穌會爲西班牙人羅耀拉依納爵於一五四零年所創立，一七七三至一八一四年曾一度解散。明代首先來華傳教之利瑪竇等卽爲此會會士。現全世界會士約計二萬六千。中國方面，彼等所經營之教區，計有上海，徐州，安慶，蕪湖，蚌埠，獻縣，景縣，大名，肇慶等。上海震旦大學，徐家匯天文台，藏書樓，天津工商學院，均爲彼等所主持。上海與獻縣設有耶穌會初學院與神哲學院。各教區近有傳教史之編輯。最近徐家匯出版之聖心報，聖體軍，慈音三刊物，均有紀念文字發表。（申報廿九年十月一日）

備考一

譯名西文索引

有些名詞是根據獻縣聖依納爵傳

A

Ad Majorem Dei Gloriam 愈顯主榮 86.

(簡寫 A. M. D. G.)

Albret 亞爾伯來 4, 8.

Alcala 亞受拉 26, 30.

Allemagne 德意志, 德國 3, 4.

Alpes 阿爾卑斯 58.

Alphonse Rodriguez 亞爾豐瑣羅得利蓋 73.

André de Foix 安德肋否可斯 5, 22.

Angleterre 英吉利, 英國 3, 74.

Amérique 亞美利加, 美洲 75.

Aragon 亞拉貢 15.

Ardabello 亞爾代巴洛 30.

Ardèche 亞爾代歇 74.

Ariosto 亞里奧斯托 13.

Aspetia 亞茲伯弟亞 14.

Avignon 亞威農 2.

Avila 亞未拉 8.

Augustin St. 奧斯定 89.

B

- Baléares 巴里亞利斯 73.
Barbe 巴爾伯 34.
Barcelone 巴塞羅納 2, 15, 26, 27, 29.
Barjon Victor 巴爾榮 (本書著者) I, 88, 89.
Basques 巴斯克 v, 4, 6, 15, 22, 23, 66.
Bayard 排以亞 (巴雅) 5.
Bavaria (Bavière) 巴伐利亞 (巴威) 23.
Bellarmín 伯辣彌諾 75.
Belgique 比利時 75.
Berchmans 伯爾各滿 75.
Bernardin de Sienne 伯爾納爾定斐納 2.
Bethléem 白冷 28.
Biscaye 比斯夏 5, 6, 7.
Bobola 波波拉 75.
Bobadilla 保巴第拉 45.
Bologne 波羅格拿 26, 52.
Borgia François de 玻爾日亞 73.
Brésil 巴西 73.

C

- Calvinistes 賈爾文派 73.
Campion 剛比榮 74.
Canisius 加尼削 73.
Cap de Bonne Esperance 好望角 2.
Castille 加斯狄 4, 5, 8, 22, 30.
Castiglione 加斯底畧納 74.

- Catalogne 加達洛福 14.
 Cervantes 塞凡提斯 23.
 Chanones Jean 若望沙機乃 16.
 Charlemagne 查理大帝 23.
 Charles-Quint 加祿第五 4, 5.
 Chartreux 16.
 Chine 中國 73.
 Chypre 希彼路 28.
 Claver 格拉味爾 75.
 Clément XIV 克肋孟 76.
 Cologne 哥隆 58.
 Colomb Christophe 科倫布 2.
 Colotte Ste. 高來德 2.
 Compagnie de Jésus 耶穌會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
 Continent nouveau 新大陸 2, 85.

D

- Don Quichotte 吉訶德先生 14, 23.
 Doña Maria Saez 太夫人瑪利亞賽士 II.

E

- Ebre 愛勃爾 15.
 Espagne 西班牙 IV, 1, 4, 8, 15, 16, 23, 29, 32,
 45, 50, 52, 57, 78, 83.
 Europe 歐羅巴, 歐洲 3, 4, 23, 81.
 Exercices Spirituels 神操 (書) 20.

Extrême-Orient 遠東 85.

F

Ferdinand 斐迪南 4.

Fontainebleau 楓丹白露 76.

France 法蘭西, 法國 1, 3, 4, 5, 7, 16, 23, 45, 50,
75, 76, 83.

Franciscains 方濟各會士 29.

Franco 弗朗哥 78.

François I 方濟各第一 5.

François de Borgia 方濟各玻爾日亞 73.

François Xavier 方濟各沙勿畧 32, 33, 36, 37, 38
40, 41, 42, 45, 49, 50, 59, 62, 84.

Frédéric 夫來代理 (腓特烈) 4.

G

Gaëte 曼厄大 2, 27.

Galilée 加里肋亞 19, 28.

Gama Vasco de, 伽馬 2.

Gandie 岡地 73.

Gascons 加斯公 3, 4, 6, 22.

Gênes 熱那亞 2, 52.

Germaines 日耳曼 4, 58, 62, 81.

Gethsémani 日色瑪尼 19.

Grenade 格拉那達 1.

H

Henri VIII 亨利第八 57.

Hieronymo 耶羅尼莫 75.

Hongrie 匈牙利 23, 75.

I

Ignace de Loyola 本書主人公依納爵

Inde 印度 2, 57.

Irlande 愛爾蘭 57, 62.

Iroquois 紅種人 75.

Isabelle 依撒伯爾 1.

Israël 義臘爾 81.

Italie 意大利, (義大利) 4, 27, 49, 74.

J

Jacques 雅各伯 32, 50.

Jaffa 亞法 2, 28.

Japon 日本 74.

Jean 若望 57.

Jean Berchmans 若望伯爾各滿 75.

Jean Chanones 若望沙爾乃 18.

Jenne d'Arc 貞德 (若翰納達爾克) 1.

Jérusalem 日路撒冷 28, 29.

Jésus-Christ 耶穌基督

Jésuites 耶穌會士

Jourdain 若爾當 28.

Jogues 饒歌 75.

L

Lainez 來乃斯 45, 49, 54, 58.

- La Louvesc 拉羅威 75.
La Storta 拉斯多爾達 54.
Lérida 勒利大 15.
Logrono 羅呢諾 15.
Lombardie 倫巴底 50
Londres 倫敦 74.
Loyola 勞耀辣 IV, V, 2, 7, 13, 69.
Louis de Gonzague 賴思公撒格 74.
Luther Martin 路得 3, 4, 44, 81, 82, 84, 85.
Lucie 路濟亞 21.

M

- Madrid 馬得里 8, 12, 17.
Mahomet 謨罕默德 1.
Manrèse 忙肋撒 2, 17, 20, 76.
Manrique 芒利克 3, 4, 5.
Martin Garcia 瑪爾定加爾西亞 13.
Maures 摩爾人 1.
Matteo Ricci 利瑪竇 (1552-1610) 86.
Maximilien 馬克西米連 4.
Mexique 墨西哥 77.
Montmartre 致命山 43, 84.
Mont-Serrat 塞抹山 14, 15.

N

- Najera 那業辣 4.
Naples (Neapolis) 納玻利 27.

Natal, P. Jérôme 精大爾 71.

Navarre 精瓦爾 IV, 4, 5, 3, 7, 8, 38, 83.

Nazareth 納匝肋 28.

P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8, 50, 83.

Pampelune 邦伯路 IV, 2, 4, 9, 30, 50, 69, 83.

Paray-le-Monial 巴萊 75.

Papini Giovanni 巴比尼 89.

Paris 巴黎 26, 31, 32, 46, 49, 50, 51, 62, 84.

Paul 保祿 55, 73.

Pie 庇護 1, 76, 77.

Piémont 畢額孟 50

Pierre (Petrus) 伯多祿 81

Pierre Lefèvre (Petrus Faber) 伯多祿法伯爾
31, 32, 33, 34, 38, 41, 43, 45, 54, 73.

Pharisien 法利賽 66.

Pologne 波蘭 62, 73.

Portugal 葡萄牙 2, 42, 57,

Protéstant 蕃反教 58, 85.

Pyrénées 比里牛斯 IV, 7.

R

Régis 類日斯 75.

Rodriguez d'Azévédo 42, 45, 73.

Roland 羅蘭 8, 23.

Rome 羅馬 IV, 2, 3, 2, 26, 28, 47, 48, 54, 58, 59,
70, 73, 77, 84.

Ronceveaux 隆斯華 8, 23.

Rouen 盧昂 35.

Russie Blanche 白俄 77.

S

Salamanque 撒辣忙克 26, 31.

Salmeron 撒爾麥隆 41, 45, 58.

Saragosse 薩拉哥撒 15.

Satan 沙殫 (從景教碑) 13, 76, 80.

Savone 撒舌內 76.

Saxon 薩克森 3.

Sixte 西斯多 1.

Spire 斯拜爾 58.

Stanislas 達尼老 73.

Suisse 瑞士 3, 58.

T

Tabor (Thabor) 大博爾 28.

Tarragone 大拉貢 17.

Terre Sainte 聖地 21.

Terreurs La (1793-1794) 76.

Tibre 地伯爾 55.

Tolède 道來得 31.

Theroulde 德魯代 23.

Thuringe 條麟吉亞 3.

Trente 脫利騰 53, 85.

Tures 土爾其 1.

V, W

- Valence 瓦郎斯 76.
Vascons (西班牙 V. B 同音) 巴斯闊 23.
Ville Eternelle 永城 (指羅瑪) 54.
Venise 威尼斯 2, 28, 49, 50, 52, 53.
Verbiest 南懷仁 (1623-1688) 86.
Vincent Ferrier, St. 味增爵斐利愛 2.
Worms 窩爾牧斯 3, 4, 58.

更正 頁 22, 行 2.

Fascons 應作 Gascons.

備考二

依納爵勞耀辣譯名

依納爵

簡稱，天主教通用，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商務版。）

勞耀辣

上海教區通用云。

依納爵樂要辣

獻縣版劉譯聖依納爵傳，獻縣版許譯耶穌會士。

羅耀拉

辭海，辭源，教育大辭書，中華百科辭典，陳衡哲著西洋史，何炳松編譯中古歐洲史。

洛約拉

哲學辭典，中華教育辭典。

羅約拉

劉亮譯歐美教育史（民智版。）

羅育那

瞿世英編西洋教育思想史。

羅遙拉

新文化辭書（伊格那丟斯，殉教者。）

羅耀蘭衣惹透

吳康譯中世教育史（商務。）

樂遙蘭

沈禮門譯聖依納爵傳畧（土山灣版。）

洛姚拉

聖教雜誌第廿五卷第二期。

洛耀拉

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朱謙之著（商務版）

備考三

耶穌會及耶穌會士譯名

耶穌會及耶穌會士

天主教通用，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商務版。）

耶穌社

哲學辭典，中華百科辭典，中國教育辭典。

耶穌僧社

陳衡哲著西洋史。

耶穌會派

教育大辭書。

厄斯伊達團體

劉亮驛歐美教育史。

聖依納爵祝文

請衆同禱：吾主天主，簡
依聖納爵，增協堅陣之聖教
會，愈顯爾名之榮，懇祈主，
賜我藉其轉佑，遵行遺表，戰
勝在世，論功於天，同享榮
冕，爲我等主耶穌基利斯督爾
子者，其偕爾偕聖神，爲一天
主，世生世王。 亞孟。

謹按：一六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教皇額我
略第十五列依納爵及方濟各於聖品；每年
七月卅一是聖依納爵瞻禮。

Saint Ignace de Loyola

Auteur R. P. Victor Barjon S. J.

Traduit par

Didace Yang,

du Clergé de Anking,

à l'occasion du

quatrième cente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540 — 1940.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初版

聖依納爵

著者 巴爾榮司鐸

譯者 楊堤修士

准刊者 上海惠主教

印刷兼 上海徐家匯

發行者 土山灣印書館

24
202322
27

202322
27